

各位尊貴的嘉賓，

在40多年前，我每日由10th & Alma 到卑詩大學法學院上課，許多

時都是搭順風車，但有時亦會乘坐公交車。

我當時沒想到法律中的奧秘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會如此根深蒂固

地交織在我的心靈，並從此改變我的生命。

回想當時在卑詩大學，一些“潮人”會將他們的狗帶入圖書館，

在他們學習時，讓狗隻躺在自己的書桌下；而“酷”的學生會整天

在休息室玩橋牌。至於女學生們，基於一些簡單的理由，她們有

自己的特別小天地。

但我卻不屬於任何以上類別，所以我與一些另類、既不酷也不潮的人建立友誼。

法學院內佈滿不同的人物及瀰漫著強烈的獨特個性；有時在我看來，至少有10%的學生已經具備這種風範或在培養過程中。

當時，我結識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些友誼仍然持續到今天。

我的四個兄弟中有三個畢業於法律系。我們從事法律工作的時間由幾年到長達二十年，致力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服務。我們都認為謀生是重要的，但無償而有意義的工作亦同樣重要。實踐法律時總要面對一系列挑戰，需要讓我們時刻保持警醒，並不斷思考探索。

我申請入法學院是受到我父親的激勵，他一直想成為一名律師。

他在醫學界首屈一指，是埃德蒙頓全科醫院的首席外科醫生。

他由零開始，親手創辦了至少七間具規模的公司：印刷公司、

汽車經銷商、建築公司、信託公司、銀行和保險公司、甲醇廠和

同類大型企業。

我的父親具有鍥而不舍追求知識的精神，並能了解和掌握一切

事物。

我在卑詩大學求學期間，我逐漸意識到法律如何能影響我們生活

的每一個環節。

回顧我多年從事法律工作的經歷，我認為沒有其他課程能比一年級的道德課程更為重要。“誠實”、“誠信”和非正式的“敏銳觸覺測試”都是法治的標誌，並通過法制來實踐公義。

在今時今日，法制被公認和應該是為每一個人而設，並應受到尊重。

在過去幾十年，卑詩大學的教授們奉獻一生，盡心盡力投身於法學教育，他們有些現時仍在執教，他們的熱忱讓我銘記於心；當中包括人物和學者如 Curtis 院長、Bertie McClean、Charles Bourne、Tony Sheppard 和其他許多深深啟發了我和我的同學的人士，他們在不同的法律範疇各有專長。

毫無疑問，在我的心目中，這些抱著教學熱誠的教授，貢獻了

他們一生的時間和精力，竭盡所能地教導我們。

但是他們也知道，這是唯一的薪火相傳方法，可讓坐在他們面前

的年輕一代，繼續堅持生命中的求真精神、道德和公義。

這是我在這裡的原因，就是幫助卑詩大學法學院及其學生堅持

這個理想。

我非常興奮能參與這座新建築物的開幕禮。

我羨慕成千上萬、活力十足的年輕人，亦包括較年長者，他們

將會在未來數年每天踏進這建築物。

他們將會面對多項挑戰，包括學費、生活費、考試、分數、新的關係，以及未來的工作去向。

您應該知道，律師會參與和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但往往在幕後。我亦不須提醒任何人，律師除了從事法律工作外，還可以從政、擔任法官，以及在私營和公共機構追求其他的職業。

您們多數知道或可以預料，從事法律工作本身是一種磨練。我向那些年復一年，不屈不撓地為社會大眾提供合乎道德的服務之人士深深致敬。

但我更尊重那些深信每一個法律策略或決策的深層背後都有一個社會契約和持平的作用，以在長遠造福社會，不論任務是多麼瑣碎，或固定收費是多麼少。

在芸芸的專業中，我們的專業對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當我們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們就看到法治被高舉，並可保護我們的客戶、鄰居和市民免受種種不公平的權力欺壓。

如果我們不日以繼夜地這樣做，我們將逐漸失去我們的自由。

這不止是永遠在警惕我們這是自由的代價，更需要我們用堅強的道德司法來貫徹執行這些概念。

如果我們不依循這正確方向，我們的國家和全世界的公民將不能保持長期增長和穩定的持續性。

我有些擔心。在過去十年，我注意到法律制衡有時被“飛出窗外”，有些律師忽視了他們在社會上享有的特權和責任，而沒有高舉法治精神。

我覺得有時律師故意忽視，或遺憾地說，甚至故意與他們的客戶串通一起，為了獲得短期利益和滿足客戶的貪婪，寧願放棄長期的增長和穩定。

我們只要看看在2008年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段期間，評級機構的意見備受非議，銀行接納的證券文件，

就算明知不是“AAA”證券，而是垃圾債券級別，或實際上毫無

價值，也都全數接受。

由於監管機構的軟弱和沉默，普羅大眾現在蒙受可怕的傷害。

家庭、企業和養老基金都蒙受股票損失，令每個國民和身處世界

各地的人民都受到傷害，其程度是在我有生之年前所未見。

其實這一切是毋須發生的。

有許多律師，以及個人和組織均爭取實行負責任的公司治理和

監管，但仍不足夠。

小部分勇於為民喉舌的律師，其言論被一些為利潤放棄原則的人士所淹沒。

故意忽視和視而不見成為“運作模式”，而“對我有何影響”和“與我何干”等態度讓這種不負責任的風氣生根發芽，以及加速惡化。

由於近十年的放鬆管制和失去制衡，令太多國民蒙受損傷，並正在付出沈重的代價。

但是，這裡的每個人都具有特殊的天賦。

而這些天賦能讓我們肩負起為我們脆弱的民主制度恢復問責制和透明度的部分責任。

我深信卑詩大學法學院的 Allard Hall 能夠帶頭在每年認同和表彰

一位或多位的個人或團體，表揚他們在世界上為克制濫用權力而

努力爭鬥，或堅定不移地捍衛人權，從而促進一個更加穩定和

能長期持續的民主社會。

為此，除了贈送給法學院的捐款外，我亦承諾出資設立年度的

“Allard 國際誠信獎”。

這個獎項將每年表彰一位或多位努力實施法制的個人或團體，

表揚他們以基本人權制度來戰勝濫權和貪腐。

我想藉此機會向以下人士致敬，當中包括那些為創建這項新建築

物同心協力工作和賦予全力支持的，以及所有曾幫助我的人士，

特別是我的老師、同事、客戶、朋友和顧問；我的長期私人秘書

Dennie Flynn；堅定不移地鼓勵我作這次捐獻的 Bob Lee； Stephen

Toope 總裁、Mary Anne Bobinski 院長、Heather McCaw、Kari

Streelasky、Rob King、Tom Bell 和 Geoff Lyster；還有我的父親，

其座右銘是“我不在乎一生能走多遠，祇在乎在一生中能觸動

多少人”；最後是我的母親，她不屈不撓的精神、處事態度和具

有的社會良知，教曉我和兄弟姐妹如何辨別是非。

謝謝！